

早先,天马山与相望的佘山一样出产茶叶。由于病虫侵蚀,一些茶树逐渐退化萎缩或死亡。如今在繁杂的灌木林中偶尔还能看到稀疏低矮的茶树,但如不仔细辨认则很难发现它们的影子。

那时,古斜塔东侧有片枝叶繁茂的茶树,山脚营区也有几棵。它们一年四季都有叶子,春天长出的叶子比营房四周的冬青还要翠绿清俊。要不是“老山东”教我辨识,我一直认为是冬青了。有天他采了半篮尖芽嫩叶,到炊事班把叶子倒入铁锅,戴上帆布手套反复揉捻翻炒,直到叶子干瘪枯萎,像冬天落地的柳叶。他拈了一撮凑近鼻子闻闻说炒出香味就是泡茶喝的茶叶了,并放入茶缸注入开水。顷刻,水中的枯叶缓缓舒展恢复了原样,也染绿了水,飘出了香气。我照他的样子吸了一口,咂咂嘴渐渐觉得微涩中的清香特别爽口。于是茶的味道和模样印在了心里。

不久,母亲发现了此事就如法炮制。炒好的茶叶粗糙猥琐,可在开水里也照样嫩绿如初,香气袅袅。母亲还从天马山上采摘了一些鲜嫩的竹叶、野薄荷、蒲公英等物,洗净晒干放着。到了清明这天拿出搪瓷茶壶,放入少许茶叶和几片竹叶、薄荷等干物冲入沸水,说是泡“清明茶”。喝了能

清明茶

——天马山印象

刘向东

去心火,明清浊。一年到头会明明白白事事清楚。但母亲的话我并未在意,只以为母亲的清明茶仅是解渴而已。

又是莺飞草长嫩芽初上的日子,该喝清明茶了。年迈的母亲仍如期泡清明茶,只是茶叶是现成的炒青,且多了几片甘草和几朵金银花。虽然少了天马山的味道,但茶性没变,母亲的初心也没变,还早早地嘱咐我别忘了喝清明茶。这天,坐在春意盎然的院子,沐浴着温馨的阳光,品着母亲的清明茶,想象着这个季节的天马山,竟有一种心明清的坦然和梦回少年的滋味。那激情的岁月,青春的憧憬,执着的追求,以说不清道不明的岁月片段和无数个记忆情节,都被这明朗温暖的阳光和轻盈的春风梳理得杯中荡漾的嫩芽,慢慢地沉淀于一泓碧水中。而忧郁浮躁又柔软缠绵的心也不知不觉地被青涩幽香的茶水过滤得清澈透明,好似杯中的片片茶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其实人非圣贤。明白世事既需要时间的过滤,更需要静心的感悟和反思。比如我曾觉得母亲取名清明茶似乎有点牵强;也曾觉得明前的茶过于稚嫩青涩,中看不中品,其品相和香味都远不及绵厚醇香的秋茶。但今天我终于明白,母亲的用心是要让我记住“扫来竹叶烹茶叶,劈碎松根煮菜根”的清贫,和希望你能做个健康明白之人。而事实上无论是母亲的清明茶,还是别的茶,不仅让我彻底卸去束缚,在悠然的细品之中纵情荡漾性情和放逐心灵,尤为重要是能澄明灵魂,静下心来明智地审视自己和人间百态。正如有年清明,与茶友在杭州梅家坞喝茶时一位采茶姑娘说的那样:季节不同茶味不同。这是自然的造化,决不能以品相和口味差异来评定茶的本性。明前茶是上品,以后的次之。因为明前茶经过一冬的积累,蕴含着天地之气和雨雪之精华。清明时节,嫩芽初出,身心清静,泡在水里,看似柔嫩清瘦,可它也能一吐清香,沁入丹田,润肺生津,使人清明。

一席话,我幡然醒悟。细细一想,人的一生不可能事事如意,永远辉煌。重要的是保持精神上的青春和心灵上的清明,哪怕是一时或点滴的闪光也是生命的辉煌。就如清明茶,虽然清淡,却有芬芳。

江南多草木,园子里更是树木种类齐全。独独喜欢春柳,是故乡情结在心中作祟。

童年生活的北方,是个四季鲜明的地方。尤其是草木,春天明媚鲜艳,夏天热情喧闹,秋至五彩斑斓,冬来清冷素洁,你可以毫无障碍地跟上季节的节奏。可是江南就不是这样了。这里的四季,底色都是老绿的,香樟啊、桂树啊、冬青……高高低低的,哪怕是深冬,也都还浓郁着。当然也有一些落叶乔木,比如梧桐、海棠,可是这些大多是高大的乔木,若不抬头仰视,都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只有柳,它不高,相对庞大的树冠垂下细细的千万枝。春夏里是各种层次的绿,过秋入冬的斑斓后,叶子落得干干净净,让你明明白白地知道,这就是冬天啊。但无论如何,它们都离你很近,哪怕有一丝风吹过,它们也会轻轻飘摇,像是一种邀请。

早春时刻的柳,看上去清冷萧瑟。你牵起一枝,瘦瘦的柳条上一个个米粒大的芽苞,硬硬地鼓着。轻轻触摸着,仿佛能感到内里潜藏着的勃勃生机。这芽壳是压抑,也是保护吧。不过,毕竟是江南的二月,只要留心,就能捕捉到那若有若无的浅淡春意。就说这脚下的草坪,枯黄陈绿中,一簇簇的清新鲜芽都探出了小脑袋。要不了多久,几场雨过,就绿茵茵地一片连一片了。

“最是一年春好处,草色遥看近却无。”没错,我也是这样觉得,无论南北都应该有这样一个秩序:一年的春好,那草色淡淡映入眼帘,春天的世界就更换了一件漂亮的新衣。于是,一切都在这浅淡柔和的新绿上,一日日地生动、温暖起来。

至于说纳兰性德“多事年年二月风,剪出鹅黄缕”的新柳,即便是江南,也是要稍晚些出现的。总要过了五九六九,才真的可以沿河看柳。一般这时候,我经常在午后驱车去往江边。防洪堤下,是一片宽阔的湿地,遍生着柳树。此时的柳树,新的芽叶早已经冲破了芽壳的保护,青葱的,见风儿长。柳穗还没扬絮,就卧在对生的小柳叶间,像乖巧的蚕儿。站在大堤上,一眼望

草木新

王霞

喜悦,根本理解不了“杨花愁杀渡江人”的意境。

春野踏青时,除了渴望遍赏春色,我还喜欢挖野菜。在我看来,田野里这些草木,承天地雨露阳光,自由地生长,是大自然的恩赐。

初春时的野菜,不论是蒲公英还是荠菜,虽然口感柔嫩,也是满嘴春天的味道。可是我建议,留一点耐心。让它们有足够的的时间汲取春天的精华,孕育出更浓郁的滋味。于我,这时节的野菜每每让我想起母亲唠叨的往事,心中就总是泛起酸楚,吃在嘴里也总是有丝丝苦涩。

母亲亲历过抗日战争。她说,她小时候兵荒马乱,遇到荒年,生活更是困苦。十年有八年粮食不够吃。人们都盼着开春,春天草根救命粮呢。那些苦苦菜啊,婆婆丁啊,一点点芽芽就被挖走了,连新生的杨树叶都捋回家吃了……

想一想,我喜欢草木,就是源自母亲。孩提时的家园,阔大的院子里满植花草,除了白雪皑皑的冬天,其余的日子都是花团锦簇。虽然没有什么名贵花卉,但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代表。春天有芍药、含笑,夏天是扑啦啦一片的扫帚梅,秋天里各色菊花就成了主角。阳春时节,母亲常常一边浇水一边哼唱评剧的“报花名”:“春季里风吹万物生/花红叶绿草青青/桃花艳/李花浓/杏花茂盛/扑人面的杨花飞满城……”听着看着,便觉得那清贫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而在我的心里,草木更是有品格、通人情。它们应季而来,随季而去,从不失信于岁月。

所以呀,早春的日子里,最美的事儿就是去亲近这些草木。它们能让你跟着春天,一步一步地慢慢走,细细地体会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幻,岁月的脉动。在静默中与草木交心,便能感悟到自然万物的真情。

春天的菜园

石泽丰

早年,村子里的菜园都是聚在一起的,这是生产队长的安排,他找出一片既肥沃又离村庄近的土地来,按人口分到户。于是,家家的菜园就紧紧挨着,种瓜的时候大家一起种瓜,种豆的时候大家都种豆。自然到了菜抽蔓开花时,家家菜园里的菜花齐刷刷地竞相开放。先前这些嫩绿的白菜,借着肥沃的土壤,一个多月的光景就长得如此健硕,它们有的高过我们农村娃的头,接近父母的肩膀;有的高度虽不足一米,但花照样开放。

再过些日子,种豆的时节到了。母亲在精挑细选中,只留下了几棵菜蔓,任它生长、结实,说是在蓄来年的白菜种子。其余的,她用菜刀将它们砍倒,一部分喂猪,一部分喂人。就是这园子里的菜,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从我们的入口,滑过我们的胃道,不知不觉间留下了一种叫作乡愁的味儿,它像母亲身上的乳香,粘着我们的胃壁。在故乡生活的头18年里,我并没有感觉到。就是在离开故乡后,特别是久别故乡久别亲人之后,这种味儿愈发浓烈,像一壶烈酒,一不小心催落了我们的泪滴。

我依旧记得那些春播的时光,母亲总是肩扛锄头,手挎竹篮,竹篮里装着播种的种子。父亲或前或后,常常挑着一担粪桶,待母亲把土地平整好,挖出一个个土坑来,父亲便将一瓢瓢粪水浇到坑里,母亲再放入种子,然后用土盖上。她专注于菜园,专注于春种,每个坑挖出的深度和大小几乎一模一样,如同用尺子量过一般。她不放任何一

个大的土块,发现之后,一定要用锄头将它们磕碎,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种出好的菜来。菜园在母亲的精心侍弄下,样样生机勃勃。

岁月一季一季向前滚动着,一茬一茬的蔬菜,在母亲打理的菜园里回应着四季,滋养着那些割猪草、捉蝴蝶的孩子们,让他们的身体充满能量。吃着母亲种出的蔬菜长大的我们,羽翼渐丰,如竹子般拔节,当翻出头年穿过的衣服穿在身上小一大截的时候,母亲苦恼于她儿子怎么长得这么快,以至于她还没有准备好为他做新衣的银两(这是那个年月家庭贫困人家常有的事)。就在母亲的精耕与苦恼中,常常跟着她去菜园的儿子,不知不觉间把自己的脚印留在了菜园,留在了清晰的记忆里。

母亲侍弄着菜园,一天天老去,特别是父亲去世后,她像失伴的鸳鸯,独自蹲在晚年的岁月里。前些年,她说她种菜有些力不从心了,一个人在家也吃不了那么多,一碗菜羹能吃上两三餐。于是,园里的菜再也不像以前种得那么多了,空出来的土地,余力滋养出了一些杂草,它们横行地铺张开来,与蔬菜争抢着阳光、雨露,最终挤退了母亲种的蔬菜。

母亲生活不能自理之后,我把她接进了城里。我家的那一块菜园,野草高调地占领着。上次我回去,看到有几株菜花长在里面,大概它们的种子是从鸟粪里落下来的吧。随着浩荡的春风,这些细枝细叶细黄花也

来世间走上一回。看着与相邻的菜园里,蔬菜长得格外茂盛且惹人喜爱,我的眼泪不禁涌了出来。母亲对菜园充满热爱,她一生用心耕耘着,对待每一季的蔬菜,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尽己之能给他们浇水、施肥,给它们以尽量多的营养,让它们生长,生长出我们想要的一切。季节轮番上场,老了的不是光阴,而是我的母亲。因为身体原因,去年她不得不放手菜园,留下空寂,留下风雨光顾后打结的土地。

又是一年春季时,我回到故乡,春风依旧,菜园依旧。只不过是这方土地长出的,已不是我所记得的那时模样的菜花,而是一些不知名的杂草,它们蹭着脚尖,任风吹摆。也不知是哪个随手丢下的一个空塑料袋,飘到了我家菜园里,它嵌在杂草间被风灌满,像一个醒目的标志,堵在我的视线里,堵得我有些心慌。站在菜园边的土埂上,真想回到从前,可我却不知道是该向左还是向右。



白云碧牛逍遥

金南健摄

笔亭风

周世荣书

学,他退休以后负责《校友通讯》的编辑工作,广大校友感激万分,其间他赠送我一本他的诗词集,我常抚卷拜读。

外语老师对于我来说,很有神秘感。教研组长陶善都先生水平十分了得,她身穿旗袍站上讲台的形象,很有女学者的范儿,深得学生们的崇拜,她是松江二中前身江苏省女子中学唯一留下来任教的教师。

通常音乐体育美术被认为是副科中的副课,可是,松江二中的音体美老师带领学生编织出了灿烂绚丽的星空。留着一把美髯的张秋华老师,执教美术,他的油画让人着迷,他的速写让人惊叹,他的插画使学校宣传栏生辉,许多同学受他熏陶,爱上了美术后成为画家,尹东权是其一。李允硕旗下的体育老师运动技能全面,三大球和田径项目都是“三员(教员、教练员和运动员)系一身”,教工运动队在松江境内所向披靡,在市里也屡获佳绩,学生运动队不仅松江第一,在全市也是名列前茅。

这个清明时节,我点上一炷心香,怀念松江二中故去的老师。

怀念松江二中的名师

姚关伦

1959年上海市第一次高考成绩排名次,松江二中数学全市折桂,全国第二;化学全市第二,物理是季军。榜单见报后,松江二中名闻全国。

数学是松江二中的王牌学科。1960年5月,《文汇报》以《松江二中数学教得又快又好》为题发表了长篇通讯;同年,数学教研组被评为全国红旗单位,教研组长乔友超老师因此赴京出席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此后几年,松江二中数学高考成绩名列全市全国前茅。被誉为“四大金刚”的乔友超、张藻、盛祖道、夏世培四位老师为铸就这块王牌,立下了赫赫战功。

理化教研组也有良将执掌。首批获评上海市特级教师的黄友诚是学生心目中“最牛的化学老师”。他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大化学系,功底深厚却从不自傲,学贯中西透彻文理,几乎读遍了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他吟诵曹操《短歌行》导入新课——乙醇的制法;他和学生一起背诵于谦的《石灰吟》,出其不意地就诗命题,要求学生揭示诗歌蕴含的物理变化抑或化学变化。他上课形式活泼多彩,教学语言风趣幽默。我听过他的几次科普讲座,受益良多。黄老师夫妇身后捐献遗体的举动让人钦佩不已。

物理学科领军人物洪惠民老师是我大表哥1959年毕业时的班主任,小表哥就读理科班时的任课老师,他们多次对我说起洪老师教学水平很高,爱护学生关心学生,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在外地任职的表兄只要有机会回松江,总会去探望洪老师。

语文教研组组长祁文才老师系教育行家,上世纪50年代到松江二中任教,是全组语文教师公认的“活词典”,尤其是古汉语,一些青年教师常常嫌查阅辞书麻烦,把祁老师当

风箱

张勇

过去的老厨房,都少不了风箱。风箱为灶膛吹风助燃,灶火旺,做饭就更快更方便。之后被鼓风机取代,鼓风机又被煤气灶电磁炉取代。现在好多人,已经不知道风箱了。

风箱,高度60厘米上下,长度大约一米,宽度大约在30厘米多。由木箱、木板活塞、拉柄、活门、进出气孔组成。使用时,上方都要压一块和风箱顶面一般大的水泥板或砖块,这样推拉风箱时风箱就相对稳定了。推拉风箱时,前后的活门也随之吧嗒——吧嗒——有节奏地闭合而响,那种声音让人怀念。

风箱的木板活塞四周都有韧性尚好的麻纸密封,就是为了不让活塞与风箱内壁密闭不漏风,这样鼓风效果更好,但是天长日久地来回磨擦,所以,过一段时间就得更换密封的麻纸。我记得爷爷就给我们家的风箱换麻纸,小时候就很好奇,围着爷爷边看边问,也帮着爷爷压紧木板活塞。这样爷爷干活就方便些。当收拾好风箱,我便高兴地试拉风箱,吧嗒——吧嗒——响起风声,爷爷欣慰地笑了。

冬天,听到吧嗒——吧嗒——响起的风箱声,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会跑进老厨房,因为老厨房是最温暖的地方。奶奶看着我们都挤进锅灶前烤火,也十分高兴。我们都喜欢拉风箱,姐姐总让我们,她点火添柴,我们轮换拉风箱,特别是这个时候我们嚷着要吃

烤红苕,这个时候,奶奶就走过来,亲自来拉风箱烧火,将红苕埋进火旁边的灰里,捅捅火塘,有节奏地拉起风箱,不像我们拉风箱那么猛烈,既要把握好火苗大小,不让红苕烤焦,又不影响烧饭。那个拉风箱的节奏,我们是把握不了的。等到红苕烤熟了,奶奶就让我们把拉了的风箱烧火,我们一边吃红苕,一边高兴地拉风箱,那份快乐就像红苕一样甘甜。

我们家的风箱是爷爷自己做的。那个年代,乡村穷苦,一个风箱自然会用好多年,有问题也都是爷爷亲自维修。由于用得太久,那个手推木柄都磨出了深深的手印,那深深的手印,成为我们家风箱显著的标识,也留下了老厨房经年的故事。

奶奶去世后,我们就分家了,老厨房分给了我们,这个时候我也上初中了,姐姐上

了高中,两个兄弟上小学。因此,放学回家帮母亲做饭,这拉风箱烧火的事就成了我一个人的事了。小时候拉风箱是闹着玩,这个时候拉风箱就不是玩了。烙、炒、煮、蒸需要的火候是不一样的,自然,拉风箱的节奏自然就不一样了。松紧快慢,我常听母亲指点,久了,自己也就能够把握这个节奏了,母亲高兴地说我拉得挺好。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我已经步入花甲之年。风箱已经淡出了乡村。袅袅炊烟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富裕的乡村已经用上了煤气灶或者电磁炉。然而,常常耳边会萦绕那吧嗒——吧嗒——的风箱声,想起奶奶为我们拉风箱烤红苕的笑容,想起爷爷维修风箱的情景,曾经的风箱时代,真让人怀念。